

壮游

← (上接11版)

重内陆国身份也许会随着里海法律地位的改变而改变。

里海到底是湖还是海?这个分辨可不是一个文字游戏,而涉及里海沿岸国家实实在在的利益。1991年之前,里海沿岸国家只有伊朗和苏联,两国协议把里海看作湖而不是海,伊朗至今还坚持这一立场。苏联解体之后,拥有里海最长海岸线的哈萨克斯坦希望把里海看作海而不是湖。如果是湖,其水面和湖床要由沿岸国家均等分割,如果是海,就要在联合国认可的海法体系内进行管理。恰好在我们这次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两周前,里海沿岸五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克陶达成妥协,明确了里海的法律地位既不是海也不是湖,水面按海洋法管理,水底则另走一种方案。每个国家拥有15英里的领海水域,加上10英里的水面专属捕鱼权,其余都是国际水域。水底陆地如何分割?并未达成明确协议,有争议的国家之间自行协商。

所以说,如果有一天这五个国家共同主张里海是海而不是湖,里海获得实际的海洋地位,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就再不能算作双重内陆国,因为它的邻国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摆脱了内陆国地位,变成滨海国家了。当然,自从200万年前与黑海的联系完全中断,里海一直是内流水系,与海外洋不相通,所以在里海水域拥有出海口,与近代欧洲人所主张的海洋贸易体系仍然不相干。

然而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与众不同:它不仅以斯坦为国名,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所有邻国都以斯坦为名的国家。世界上有七个国家以斯坦为名,除了巴基斯坦,另外五个,包括塔吉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哈萨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斯坦,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邻国,而巴基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直线距离也不过300公里。可以说,乌兹别克斯坦至少在地理上是七个斯坦国的中心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似乎乌兹别克斯坦感觉自己与世界其他地方还不够隔离。我在阿姆河边所见那种铁丝网,不仅仅出现在乌阿边境,而是环绕乌兹别克斯坦的全部边界线,完整屏蔽了它的五个斯坦邻国。四年前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,两年前在塔吉克斯坦的忽毡,我都见到了被分割、被切断的费尔干纳。和世界上越来越多已建、在建或将建的边境高墙一样,无论是水泥墙、铁丝网还是其他类型的障碍物,都让人联想起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、

萨珊波斯的戈尔干长城和罗马的哈德良长城。

与汤因比的期待正相反,阿姆河没有成为阿富汗的航道,甚至也没有成为任何国家的重要航道,现在它的航运价值反倒比不上近代以前,虽然

Chaksu。古波斯经典《阿维斯塔》(Avesta)称阿姆河为Yakhsha或Vakhsha,和古印度经典基本一致。萨珊时代的波斯语文献称之为Wehröd(意思是“好水”),从发音上看其语源仍来自古印-伊传统。中国汉代

土库曼斯坦的Türkmenabat,是阿姆河的一个重要渡口。如果这个说法成立,那么大概是这样的:在阿拉伯征服之前的古典和中古时代,阿姆河中上游最常见的名称是Vakhsh,但下游不用这个名字,可能下游主

应该出自护送丘处机从撒马尔罕前往兴都库什大营的蒙古将军之口,所以是蒙古语形式。那么,当时本地人是不是已经在使用后来定型下来的Amu Darya?恐怕不一定。两个世纪后西班牙特使克拉维约(Ruy González de Clavijo)前往撒马尔罕觐见帖木儿时,也在铁尔梅兹过河,他记录的河名作Viadme,研究者认为这个写法来自Ab-i-Amu,ab是波斯语“水”、“河流”。可见那时名称还不稳定。

写于16世纪、中亚最早的突厥文(察合台文)通史之一Zubdat al-Athar,称阿姆河为Vakhsh(同书还称铁门关为Darbend),不知这是那时仍在使用的名称呢,还是另有缘由?我猜测,这与该书作者‘Abdallah b. Muhammad Nasrallah主要生活在巴尔赫(Balkh)有关。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一带,可能自有一个称呼阿姆河的独特传统,要么沿用古代的名称Vakhsh,要么另有称呼。19世纪欧洲旅行者多是从南亚北行进入阿富汗,再进一步进入中亚,其中一些人记录了阿姆河的另一个名称Gozan,说是阿富汗人如此称呼。可见关于阿姆河名称的复杂多样,要看不同时期、不同人群、不同语言和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。

但是阿姆河(Amu Darya)这个名字最终一统天下,还是要归因于阿拉伯征服之后以梅尔夫为政治中心,以及随后各统一帝国时代,改变了阿姆河流域为众多彼此对立的政治体分割的古老局面,在中下游实现了全线自由通航。

在铁尔梅兹的一周,我们每天都会看见阿姆河。最初,就像那天早晨跑步时所看到的,只是远远地瞥一眼,稀薄缥缈。后来离得越来越近,所见的河面越来越宽阔,越来越真实。开始考察活动的第一天,上午烈日如火,法浩特和当地的一个考古学家带我们去北边的Dalverzin-Tepe。下午五点半,酷热消退,清风如波,我们绕道西郊返回城市。汽车走在阿姆河北岸,路南因有松林和芦苇地遮挡,我完全意识不到距离阿姆河已相当近。公路只在过狮河(Shurab)大桥时高高升起,深绿色的大地在眼前忽然展开。我看到右侧远处一大片灰蓝色,心想这是什么大湖呀,怎么没在地图上见到。正要问法浩特,恍然大悟,是阿姆河呀! Amu Darya, oh my God!

我这突如其来的激动让法浩特大笑起来,他跟着叫道:Oh my Buddha!

(上篇见《文匯學人》2019年3月29日4-6版。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)



阿姆河、锡尔河与咸海

全长2400公里的阿姆河有1450公里可以通航。《伊本·白图泰游记》说:阿姆河冬季有长达五个月结冰(伊本·法德兰说是三个月),过河的驼马行人都走在冰上。河道夏季通航,从花刺子模溯流而上可到铁尔梅兹(那时叫Tirmidh),铁尔梅兹的大麦小麦顺流而下走十天抵达花刺子模。历史上大概只有很短的几个时期,当大型帝国控制阿姆河绝大多数流域时,从铁尔梅兹到下游的通航才可能实现。绝大多数时期,比如现在,阿姆河被众多互相防范甚至对立的国家、城邦或部落分割,远程通航只是一个传说。

6

从乌浒水到阿姆河

不过我认为,上下游通航的可能与实现,才是阿姆河得名Amu Darya的关键。中古以前的各语种文献记阿姆河有很多名字,其中不见阿姆河。当然不同河段有不同名称,不同人群对同一河段称名不同,本是早期历史的常见现象。但是以中亚历史之悠久,阿姆河之重要,出现这种名称上的纷歧,多少反映了中亚历史参与因素少见的多元与多变。

古印度经典里,吠陀梵文把阿姆河写作Vakṣu,《梵天往世书》(Brahmanda Purana)作

称之为妨水,魏晋隋唐多作乌浒水,而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则译为缚刍河。现代西方都说Oxus,是沿用欧洲古典时代的旧称,因为古希腊文作Ōxos,拉丁文作Ōxus。以上这么多名称虽然拼写不同,读音各异,但研究者认为它们的语源是相同的,就是今阿姆河上游最大支流瓦赫什(Vakhsh)河一名。可以推定,直到7世纪阿拉伯征服为止,阿姆河的中上游都以Vakhsh为名。

阿拉伯征服改变了一切。中古阿拉伯语文献通常称阿姆河为Jayhoun河(还有其他一些转写形式,如Jayhūn, Jaihun, Jayhoon, Dzhaykhun等等),原因是早期伊斯兰学者相信阿姆河是《旧约·创世记》所说从伊甸园流出的四条河中的基训(Gihon)河。阿拉伯语的这个名称,在波斯和中亚强大深厚的波斯语-塔吉克语传统下,并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,中古以后,源于波斯语的名称阿姆河(Amu Darya)成为波斯语和突厥语世界的标准名称。阿拉伯语的Jayhoun在现代主要各突厥语中,只有土耳其语还在使用,写作Cayhun,当然土耳其语也说阿姆河(Amu Derya)。

在波斯语以及后来深受波斯语影响的突厥语世界里,怎么会发生从瓦赫什河向阿姆河的转变呢? Amu这个词从哪里来,目前尚无定论。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名称源于中世纪一个临河的绿洲城市Amul,其地即今

要河段以临河的主要城市为名,比如Amul城这一段就叫Amul河。

这个名字能够扩张到中上游,是因为阿拉伯征服时代以梅尔夫(Merv,元代译作木鹿、马鹿等)为中亚的政治中心,从梅尔夫到河中地区,要在Amul过河,这里成为阿姆河最繁忙的渡口。比如,伊本·法德兰(Ibn Fadlan)10世纪从巴格达到中亚,就是从Amul渡过阿姆河。他在游记里写道:“我们(从呼罗珊)出发到Sarakhs,再到梅尔夫,然后到了Amul沙漠边缘的Qushmahan,在此停留三天,让骆驼在进入沙漠前得到休息。之后我们跨过沙漠抵达Amul,从那里渡过Jayhun河。”

征服带来阿姆河流域的政治统一,在新的政治格局下,河流的名称得以从下游的中心向中上游挺进,覆盖了中上游原有的名称,把Vakhsh这个名字挤压到不能通航的上游河段。随着近代阿姆河源调查的新发现,Vakhsh河段更是让出了干流地位,被挤压成了支流。现在上游河段的干流名为喷赤(Panj)河,瓦赫什河则是上游最大的支流。

至迟到塞尔柱和花刺子模时代,阿姆河之名已覆盖到可以通航的全部河段。蒙元史料里阿姆河有阿母、暗木、阿木、阿梅等多种译名。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称阿姆河为阿母没孛。没孛即蒙古语“河流”(mörön/murun)。Amu Murun这个称呼